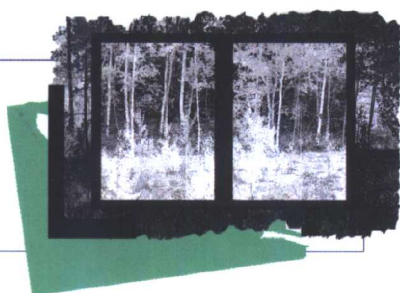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

冯亦代 著

東方出版社



HONGKONGSHU

#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

冯亦代 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振明

装帧设计：徐水平

版式设计：于冬梅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**

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/ 冯亦代著. 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03.8  
(空灵书系)

ISBN 7-5060-1664-8

I. 一... II. 冯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2396 号

**一封无处投递的信**

YI FENG WU CHU TOUDI DE XIN

冯亦代 著

**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**

(100706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朝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90毫米×1240毫米1/32 印张：7

字数：102千字 印数：1-10000册

ISBN 7-5060-1664-8 定价：18.00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## 《空灵书系》序

本来，《空灵书系》的编者希望我也能有一本小书加入这套《空灵书系》丛书里来，可遗憾的是，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活，虽然我写的随笔杂感之类的文章很多，但是都没有刻意收集整理，差不多全部散失在民间了。假如《空灵书系》的编者还有意搜集整理出来，我倒是应该在这里大大地感谢他们了，我记得最近我有一篇写“竹”的随笔，被收在《大学语文》中了。目前，我也只能提供这样一篇写“竹”的文章。现在，这套《空灵书系》丛书的编者又进一步希望我能为《空灵书系》写上一个序言。说真话，我开始不大想答应，但是，我看了一下这套丛书的作者，里面许多位大写手都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的旧友、相知或者文坛神交，他们的漂亮文章和出神入化的文字，我还是读过一些的。对他们的文风和人品，我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。如今，在许许多多的白首人的文章和著作还不大怎么被看好的时候，《空灵书系》的编者愿意结集出版这样一些带有旧式学人色彩的文集，我以为这总是一件好事，同时我自然也愿意在一旁鼓掌助威。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平均年龄居然已近八十，总的年龄11人相加正好是865岁，是可谓“空灵之人”了。再加上，这套丛书的编者也是我比较熟悉和比较要好的老朋友和忘年朋友，尤其是黑发人关心和鞭策白发人，也是满有意味的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个人这么些年的日子，真的有点就像这套丛书的名字——空灵而飘幻，却又实在而不虚。既然我与这套丛书还

能有这么多的共同语言和这么多的投缘在其中，算是当做《空灵书系》的序言吧。但愿我们的这些文字能在新的年月里结集出来，让读者读到一些实在而不虚的意思……

杨宪益

2002年酷暑于京城银锭桥



## 一 呆大有呆福

- 喜欢音乐的白丁 3
- 日落日出 8
- 听风楼 11
- 买书忆旧 14
- 乐在书中 17
- 窗外 19
- 我的“痴” 22
- 书癖 27
- 我和小妹 34
- 漫话读书 37
- 喝酒的故事 40
- 品茗与饮牛 52
- 表的故事 56
- 得黄氏兄妹来书 59
- 戒烟 62
- 灵山小驻 65
- 等待 70
- 呆大有呆福 73

## 二 阁楼的忆念

- 阁楼的忆念 79
- 阿姊 88

MAG32/16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我的母亲     | 98  |
| 父亲       | 102 |
| 想起祖母     | 111 |
| 老宅新梦     | 114 |
| 故园哀思     | 117 |
| “后市街”的童年 | 124 |
| 火灾       | 129 |
| 女难       | 133 |
| 何处有我根    | 136 |
| 故园梦碎梦圆   | 140 |

### 三 天天天蓝

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别致的贺年片   | 145 |
| 祭戴望舒     | 148 |
| 谒冯友兰先生墓记 | 155 |
| 天天天蓝     | 159 |
| 咖啡馆的余音   | 171 |
| 天真的小丁    | 177 |
| 记赵无极     | 184 |
| 忆龚澎      | 187 |

### 四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

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| 199 |
| 梦里重现     | 204 |
| 冬至夜的梦    | 207 |
| 戏票根带来的思绪 | 210 |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编者后记 | 215 |
|------|-----|

一  
呆大有呆福





## 喜欢音乐的白丁

你喜欢音乐吗？

我喜欢！

你懂音乐吗？

我不懂！

两句问话，两句答语，便说明了我与音乐的缘分，但这样的叙述太简单了，如果要我回答得仔细一些，那可以说上许多。

小时候我是个文绉绉的孩子，因为我从小死了母亲，孱弱多病；偶然也会像孙猴子那样大闹天宫，可多半时候，我只是张眼看，侧耳听，静静坐在一旁。邻居的一位大哥哥能吹箫，每当黄昏袭入他那间黯暗的楼居，他就吹出幽幽的声调来；越是月夜，越是箫声也变得凄远了。我喜欢听，大了也想学吹箫。我的大姑母说，吹箫伤气，所以听，她不反对，如果要学吹箫，她反对，因为箫声太凄凉了。年纪轻轻的不该……不久这位大哥哥病死了，大概是肺病，死时不过19岁。

我们家里表兄弟姊妹多，吹拉弹唱，都可以找出人来，不知哪位表兄创意组织个小乐队，于是弹扬琴的、月琴的，拉二胡的，吹口琴的、洞箫的、笛子的都聚在一块，每当月白风清，便会吹响《梅花三弄》等等的曲调来。

那时候正值黎锦辉的歌曲《可怜的秋香》流行，《梅花三弄》玩厌了，便代之以黎锦辉的乐曲。我那时刚学会拉二胡，可我在这个小乐队里奏的却是板胡，我喜欢它高亢的音色。拉熟了这些黎家乐曲，便乘兴之所至，随便拉杜撰的曲调。有一天表哥的一位朋友听了，说我们可以自己作曲，由他来配歌词。但是我们实际上对音乐一无所知，便由我写信给丰子恺先生请教。不久他的回信来了，说作曲是门学问，要专门学习，不是自己可以谄出来的，还寄了一本他写的《音乐入门》给我，一本毛边装订的书，这才使我知道这不是件可以以游戏态度对待的事情，便把我热衷于作曲的兴致打散了。以后表哥们都工作了，或是离开了故乡，我们这个“乐队”也散了伙。

进高中后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，我开始参加学生救亡运动，学了些救亡歌曲，知道“小麻雀”之外，还有另外的调子，不是那种忧愁满腔的颓丧之音，而是振奋人心的雄伟曲调，那种歌声比《可怜的秋香》动人多了，才使我知道了天外还有天。

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过的。同学中有一位带了唱机来，课余之后，我们便以唱美国的电影歌曲作消遣。这样才知道有狐步舞曲、勃罗斯舞曲、华尔兹舞曲、探戈舞曲、伦巴舞曲等等。这些曲子有个好处，便是听几遍就

可以自己哼，自己唱，还可以抱着椅子跳舞。学校里也有音乐系，学钢琴的，拉提琴的，唱花腔女高音和男低音的，不一而足。我们的学校就在黄浦江畔，一到下午上音乐课的时间，歌声嘹亮，琴声悠扬，躺在江边的草地上，沐浴在春秋季节的阳光下，想到此时在琴室里的意中人，感到此身并不在人间，于是似乎对音乐又多了一些了解。那时上海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管弦乐队，时时演出，我也经常去听。音乐给我抚慰，音乐给我振奋，在我的生活里似乎已缺少不了音乐的调剂；不过我对音乐的认识完全限于感官上的，再深一层的理解，便说不出什么了。

1939年我在香港认识了诗人徐迟。彼时我已读过他写的关于歌剧的书籍，使我对于歌剧略知一二。徐迟是十分爱好音乐的，我到他家去闲坐，屋子里除了几件必不可少的家具外，满地都是音乐唱片。这一天使我爱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《厨房里的熊》与拉伐尔的《布莱罗》。前一只曲子除了在徐迟家听过外，便没有再听过，后一只曲子则成了我的保留节目，百听不厌，鼓声一起，我身里的血也就随之沸腾。现在离我第一次听拉伐尔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但依然故我；只要一听到阵阵鼓声，我便会振奋起来。文革时我在“干校”粪堆里做人下人，就是脑际里这乐声支持了我。

我对于交响乐的爱好，已经是40年代初期的事情。首先使我要听交响乐的是读了傅雷先生译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但在那时的重庆并不能找到唱片，一直到1943年乔冠华住在市民病院治肠疾动手术，他不知在哪里借到了唱机和唱片，我才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几套交响曲，那种沉重的乐



调震撼了我，使我听了久久难忘。他的英雄交响曲、田园交响曲，都是我十分爱好的。几年前我买的原版录音带，到现在都已唱坏了。那时我一有空闲就往市民病院跑，到老乔养病的病室里听古典音乐。同在一块听的除老乔外总是那么几个人，徐迟、袁水拍、李灏医生，还有我。因为去医院听音乐，我在特务的小报告里得到提名，预有荣焉！

这几年离休了，整天在家读书写文章，一面便听音乐。我的爱好是德沃夏克的《新世纪交响曲》、拉伐尔的《布莱罗》、肖邦的钢琴曲、李斯特的交响诗、德彪西的无标题音乐等等。耳边响起乐声，我的杂乱的脑海马上显得平和，如潮的往事和因之而起的思绪，便滚滚流入我的笔端，落在纸上，成了篇篇的文章。

我自诩为听音乐中的“印象派”，只凭听音乐当时的感觉，而保留的却是音乐带给我的宁静与安谧。感觉因时而异，而宁静与安谧却是我最终的收获，文章只是副产品而已。谁要问我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的心境，我只能瞠目以对；至于有关乐曲的来龙去脉，则完全是门外汉。我不像有些行家能对于某一位大师，对于某一支乐曲，讲出一套套的话来；有时甚至常听的曲子，我也会把作曲者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，或者牛头装在马面上，不知所指。可是我绝不会否认自己是个爱音乐的人，如果有人向我说句对音乐不敬的话，我会勃然大怒，斥之为蠢货。但是爱音乐也只在它给我的感觉和使我造成的反应，其他我不追求，也不敢追求，因为我要求的只是爱不爱听，而不是懂不懂她的世系与家谱；我每天在乐声里读书写字，每夜在耳机的频道发出的乐声中

入睡。

你喜欢音乐吗？

我喜欢！

你懂音乐吗？

我不懂！

这是白丁的话，但我高兴做一个白丁。



## 日 落 日 出

我看过大海上的日落日出，也看过高山上的日出日落，但在一马平川上看太阳的升降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从孩提时起，我对日落日出就有兴趣。

老家四周围绕着一堵风火高墙，这是故乡常见的建筑样式；因为南方的房屋，从古流传都是木结构，一旦不戒于火，往往会延烧几个街区，所以住在风火墙里，可说是家家躲在深井之中。不过祖父在我家后厢屋顶，架起一座晒台，备晾晒衣被之用，如果靠墙放上一具长梯，登上去便可从墙头看到四周。我常常爬上长梯，倚墙看远处天上的日月星辰。日落时往往飘来近处兵营的悲凉军号，这是告诉你兵士们已经要吃晚饭了。日出则号声比较响亮，似乎这军号也在欢迎新的一日来临。依墙看日落日出，简直成了我的常课；每逢心烦意乱时，不免登临一番。

这次南行，下午登上火车，黄昏时正过沧州，忽然女儿大声喊我，要我从西边窗前去看落日。天空边缘正挂着一轮金色的残阳，四周的云翳反映得通红，由深到浅，好像这堆



红红的浮云，是残阳的一个托盘。人们正不必害怕他的如火烈焰，他已经快销影匿迹了。余下的就只有这团金色，再不能施威于人，却能令人遐思。残阳似血，这不是人生的写照吗？即使他将落入地平线下，他还是抵住黑暗的侵临，在天色逐渐暗下来时，再照耀人们的前路，这光辉是不会令人淡忘的。多少诗人歌颂过日落的旖旎，虽然只是瞬间的停留，却发出了惊人的晚晴。人生又何独不然，随着岁月的消逝，人也就慢慢地蔫了下来。不过人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打败的，即使来日无多，还是要搏斗一番。似血的残阳正是人生的晚晴。过去我遇到久不见面的老友，往往叹息于相逢又少了一次，但是有位朋友却纠正我，说不应该是又少了一次，应该说是又多见了一次。他的风发意气，使我为之憬然。这种无所畏惧的心情，是值得记住的。

至于看日出，还是在沧州，北上列车经过一夜的奔腾，快到沧州时正值黎明，车厢里静悄悄只有空调微微的喘息，伴着一二早起的人。清晨凉飕飕的，张开双眼，再没有一丝睡意了，我想何不起身在车窗里望日出，便下了铺斜倚在车窗前。太阳刚刚露出四射的光芒，慢慢地掠出头来，以后逐渐是半面一直到整个，成了一轮。天上有浮云，反映成为一座彩色缤纷的大花园。人从昏暗中，突然看见这光亮，不免十分耀眼；这下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快了起来，满腔是跃跃欲试的无名兴奋，也掩不住心头的无名喜悦。看着太阳越升越高，忽然使我想起了这次南行所答应下来要写的文章，昨晚在心头盘算的重负，忽然见轻了。每天日落日出，亘古不息，那是多么强大的生命力，我想为什么要在这亘古不息前



低头呢?这样一想,我的心头豁然开朗,人生来就是为了工作的,应该生活到老写到老,让灵魂发出的火花,照遍人间,使人感到慰藉,活得欢快些。这就是一个爬格子人的使命!我这样告诉自己。

